

深圳： 以小说之名

新城市

文学理论丛书◆第1辑

于爱成 ■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丛书学术顾问 / 阎晶明 吴义勤 · 孟繁华

深圳：以小说之名

新城市

文学理论丛书 ◆ 第1辑

于爱成 ■ 著

丛书主编

邓一光文学艺术工作室

深圳市文联文艺创作理论研究部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圳：以小说之名 / 于爱成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15.1

(新城市文学理论丛书. 第1辑)

ISBN 978-7-5507-1192-1

I. ①深… II. ①于… III. ①都市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5747号

深圳：以小说之名

SHENZHEN:YIXIAOSHUOZHIMING

出品人 陈新亮

责任编辑 张绪华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装帧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0755-83460397(邮购)

排版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Tel: 0755-86231958

印 刷 深圳市顺帆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355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

定 价 3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建构深圳的城市之魂

——于爱成《深圳：以小说之名》序

孟繁华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从那时起，无数的特区开发者，因特区的魅力和无限可能性蜂拥而至。30多年来，在这些开发者的努力下，深圳经济迅速发展，一跃成为中国的明星城市。其中，亦有无数文学家心怀梦想来到了这里，他们先后创作了与这座伟大城市有关的作品。其中许多作品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名篇，在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和元素的同时，更为构建深圳的城市之魂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个城市无论经济怎样发达，无论物质生活多么优越，如果在文化和精神层面一贫如洗两手空空，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一座令人尊敬的伟大城市。圣彼得堡、巴黎、伦敦、北京、上海等城市，如果没有诞生与之相关的伟大作家作品，这些城市将会暗淡无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伟大的作家作品，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温度，是它的心灵和精神的历史。于是，这座城市才有了光。

值得欣慰的是，30多年来，深圳不仅在经济上突飞猛进，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深圳也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学之城。30多年来，深圳逐

渐构建起了自己特有的文学经验和传统，培育了自己精神品格、创作面貌独树一帜的作家队伍；他们风格多样、观念各异的各种体式的作品，洋溢着这座年轻城市别样的风采。在这一特有现象的昭示下，文学评论家于爱成博士完成了这部《深圳：以小说之名》的专著。于爱成博士1997年来到深圳，在深圳生活了近20年，这漫长的深圳生活，大多是与深圳文学、特别是与深圳小说相关的。他在深圳作协担当了一定的领导岗位之后，“不仅在其位谋其政”，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专业眼光和个人兴趣，将精力几乎用在深圳小说的研究上。这部专著，就是于爱成多年来研究深圳小说的主要成果。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还没有如此系统和完备的关于深圳小说的研究著作。

深圳虽然历史不长，但于爱成在结构这部专著的时候，尽量凸显出他的历史感。比如，他注意到早在1980年年底，深圳特区成立伊始，作家陈俊年即抵达采访，目睹了这块土地上从偷渡成潮到创业者源源不断的一瞬间，1990年，特区成立10周年前夕，他写出了精彩的回忆文字《深圳初夜》。1983年，叶君健应邀访问深圳，写出《蛇口一日》；陈国凯创作出以袁庚为原型和蛇口开发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风起兮》；朱崇山创作了以梁湘为原型的长篇小说《鹏回首》；谭学良担任了第一任深圳市作协主席，韦丘、伊始等参与创办了《特区文学》。这是深圳文学草创的时期；深圳文学逐渐形成规模和影响，是刘西鸿、谭甫成、石涛和梁大平的“现代派四大圣手”，他们的《你不可改变我》《小个子马波利》《大路上的理想者》等作品，引起了全国性的影响；然后是“五朵金

花”：乔雪竹、李兰妮、彭名燕、黎珍宇、张黎明等的创作，

“五朵金花”曾名重一时、芳名远扬；深圳的“打工文学”无论命名是否准确，但它已经成为深圳文学某一方面的代表则是不争的事实，其影响至今犹在。这些“团块”状的文学命名固然有弦外之音，但其深圳特点是其他城市文学所不具备的倒也无可争议。我更感兴趣的是不在于爱成对深圳文学的线性处理，而是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论。事实的确如此，每一个作家都是非常不同的，我们之所以要做诸多的文学命名，只不过是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命名有了通约关系，才会明确讨论对象。如果是这样的话，命名本身也无可厚非。

在对具体作家的评论上，爱成的优点是注重文本分析，力求持之有据言之有理。它无意于西方概念或学院理论的辨析缠绕，而是用近乎散文化的评述，在雅俗共赏中将所论对象既说得透彻又平实素朴。作者的这一追求理应得到支持，其文风尤其值得夸赞。比如他对邓一光《你可以让百合生长》的评论：

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解读，这个作品会让纯文学家们挑出刻意为之的漏洞，除了匪夷所思，初一看还落入“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嫌疑，青春问题少女、弱智但天赋异禀的哥哥、貌美的舞蹈女演员、才华横溢的男指挥家、不可救药只在背景中出现的吸毒的父亲、窝囊但善良的母亲、真情守候但无望的婚姻、鸡奸、同性恋，“屌爆”之类若干新新人类网络流行词汇，等等，这些配方，应有尽有，都是畅销小说和室内剧的故事元素。怎么组装了这样

一部中篇小说？但实际上，就是这些配方，实现了这个作品生命的蓬勃而非不堪。邓一光就有这样的本事。他用的是一个障眼法——小说是让人看的——通过小说的炼丹术，借力打力，完成了一个叙事的“阴谋”，虚实的圈套，赋予了故事以新的生命——这样的组装，竟然产生了意义，产生了深刻。不能不说这是邓一光的一个超越。

这样的发掘，我想作家本人也会认同的吧。再比如他说“李兰妮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史铁生。但她活得比史铁生更辛苦，更煎熬，更惨烈。李兰妮的《旷野无人》也比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病隙碎笔》，更多决心而食欲知本味的直面和决绝”。这样的知人论事，作家也会感到温暖。深圳的小说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它的独特性，又从一个方面确立了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因此，恰当、认真地总结、评价深圳小说，也是在某一方面总结、评价中国的当代小说。

另一方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于爱成这部著作所体现出的严谨的学风和学术规范，他做了极其细致的资料准确工作，对国内专家研究深圳文学的成果相当了解，并做了认真爬梳，精当的分析，独到的对照，有此基础上进行更深掘进。

我稍感遗憾的是，深圳也是一座伟大的诗歌城市。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杨争光、孟浪、杜绿绿、东荡子、何鸣等，都是国内重要的诗人。他们有的甚至掀起过中国重要的诗歌运动，给当代诗坛带来过重要影响。爱成当然写的是“小说深圳”，我想，如果爱成有机会再研究深圳的诗歌，为深圳诗

歌再树碑立传，那就锦上添花了。诗歌，更与人和城市的魂灵有关。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供爱成参考而已。

总之，这是一部实事求是、对深圳文学有赤诚之心的专著。相信专著的发表，对建构和积累深圳的文学经验，构建深圳的城市之魂，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4年8月15日于北京寓所

前言

文学与城市： 互动、互文、共生的文本

于爱成

文学是城市的产物。在历史上，最能激发作家创作灵感的，不是乡村，不是旷野，也不是大江大海，而是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古希腊的雅典、古代中国的长安、汴京乃至杭州、大都。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巅峰，都是在城市造就、呈现的。布鲁姆说过，普鲁斯特、乔伊斯、福楼拜、歌德、莎士比亚、但丁，都分享了亚历山大兼收并蓄的文化遗产，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到公元3世纪中期，亚历山大一直是精神和心灵之城。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唐代的大诗人、宋代的大词人、元代的戏剧家、明清的小说家，也都共沾并分享了各个朝代帝都的荣光。正是在都市，不同的思想流派、学术观点、语言叙事风格互相砥砺、碰撞、交融、对话，催生出自一种自我否定和新生的意识，这种新意识的产生时代，甚至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前。这种新

意识，据美国一位社会学家在中东的调查，是由印刷术与其他大众传媒，还有基本的社会变迁，特别是与城市化一起，共同催生的，是一种新型的个性，即一种“流动的个性”。这种新型个性的特征是具有高度“移情”能力，乐于接受变化，乐意从一地迁徙到另外一地，乐意对社会发表个人观点。这个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现代性”。

当1863年11月，法国《费加罗报》连载波德莱尔的美学论文《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有史以来首次使用了“现代性”这个语汇的时候，与其说是波德莱尔天才的创造，不如说是他惊人的发明和发现。

城市是文学的摇篮，没有城市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乡村当然也有文学，但那是口传文学、民间文学，与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文学、书面语文学，并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口传文学有故事、民歌、谣谚、神话传说，但所有后来的书面语系统的文学体裁，比如小说、诗歌、散文等都来自城市。真正成规模的神话传说，也只有在城市中才整理出来并相对稳定。希伯来文《圣经》前六卷起草于巴比伦囚虏时期，但完成是在所罗门位于耶路撒冷的豪华宫廷；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起源不可考，但滋养的却是群居于雅典和底比斯城市的希腊人；《诗经》最早是散布于各地的民间土风谣谚，进行收集和整理工作的，却是京城下派到民间的乐师，删定则由在鲁国国都授徒的孔子完成。

从唐代中晚期开始，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城市的繁荣。表现市井生活的城市文化得到发展，出现了李公佐

《谢小娥传》、白行简《李娃传》等著名唐传奇作品，反映出士人阶层对市民生活的关注，这是中国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预示了城市文化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进入宋代以后，文化发展的最重要趋势是作为城市文化的话本、杂剧等通俗艺术的兴起。“这些通俗叙事艺术构成了元明清三朝……的产物，因而在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中，城市生活的基本层面——市井社会变成成为重要的表现对象。”

通过对中国文学史的考察，可以看到城市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城市文化体现了对不同职业群体和不同区域生活方式的适应性。

中国历史上，历代定都的城市基本都充当过文学发生、创作的孵化器和传播、接受的集散地。国外更是如此。我们也知道，伦敦是英国的文学之城，巴黎是法国的文学之城，彼得堡是俄国的文学之城，纽约是美国的文学之城。迄今仍然在世的杰出美国小说家，除了《血色子午线》的作者科马克·麦卡锡，罗斯、品钦、德里罗等，都与纽约血脉相连。

城市也是文学交往的必要条件。伦敦就聚集了本·琼森的若干后继者，如卡鲁、洛夫莱斯、萨克林、鲁道夫，还有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和他的俱乐部成员，马拉美和他的门徒们，弗吉尼亚·伍尔夫、E.M.福斯特为首的布鲁克林伯里区现代派大本营。当我们从文学背景上提起巴黎，首先想到的就会是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波德莱尔和左拉等等，而如果深入考察，则会发现，不仅上述这些作家身在巴黎，原来维隆、莫里哀、高乃依、拉辛、伏尔泰、狄德罗、司汤达、福楼拜、马拉美、兰

波、普鲁斯特、瓦莱里，也是构成文学巴黎的璀璨群星。

即使当今的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时代，地域性因素仍然还是作家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条件。城市是文学的主题，更是文学必不可少的元素。19世纪的城市工业化曾为维克多·雨果、狄更斯和左拉提供了创作惊世骇俗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土壤，信息技术时代的城市，似乎已不太可能激发作家们充分的想象力。过度的视觉冲击遮蔽了内在心灵的眼睛，使我们不再看重小说的叙事艺术和诗歌、戏剧的形式美。但中国的情况总是特殊，全面进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得这片土壤还在重现现实主义高峰时期的“人间喜剧”“悲惨世界”，小说和诗歌、戏剧的形式感也还在继续被作家们津津乐道。

深圳如同纽约，但又有别于纽约。他不仅仅是一座现代工商业城市，同时是一个镜像，一个国家光荣和梦想的投影。

正如香港是被历史选择一样，深圳成为共和国的破冰船，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宿命。它的价值体现在作为香港血脉相通的近亲，一河两岸，声气相通。深圳既是香港通往祖国内地的唯一陆上通道，又是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北上内地的最早承接者。它的价值既为香港顺利回归提供了缓冲的桥梁，同时还体现在远离国家政治中心，拥有试错的空间，即使不成功，也不足以影响国家政局。

深圳被历史所挑选，它顺应了历史潮流，同时创造了历史。作为改革者大胆设计出来的一座城市，深圳以其成功的实践，解构掉传统计划经济的建制力量，探索出破旧立新的可行

道路，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系。

历史选择了深圳，偶然中隐藏着必然。宋元后中国之经济文化中心逐渐朝大海挪移，那也是地中海文明开始扩张之际，南中国海逐渐成了世界近代史上汹涌澎湃的大舞台。大航海时代已经昭示了全球化的降临。万历元年（1573年），广东巡海道副使刘稳请准设置新安县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此前发生了葡萄牙强盗商人侵占了今深港地区屯门事件，设置新安县的目的在于对番夷的防堵，所谓“东西诸路，南挖溟濠，悍商番泊翔中帆，日千里可至，诚岭南重镇”（何维柏《新安经始论》）。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则是为了探索出一条强国富民之路。

深圳的历史，也正是三十年共和国之艰难行进的逼真写照和集中投射。深圳，从而也就是中国的深圳，世界的深圳。正如西方媒体所言，“世界看香港，香港看深圳”。

1980年前，深圳这座小镇，不过3万人口，全宝安县不足40万人口；34年后的今天，这狭仄的土地，吸纳了1600万人口居住生活创业，1000多万中国人从全国各地移民到此寻梦逐梦实现梦想。据社会学家统计，中国改革开放30年，总共才有9400万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再看看其他数字：50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面积，超过4000幢的高层建筑，全国第一个消灭了“农村”，51.1%的城市绿化覆盖率，442个公园，近500个各级公共图书馆，每年增加1000万平方米的住房，接近10标车/万人的人均公交车辆拥有率，200多万辆家用商用小汽车……这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城市

化代表。

一座移民新城担起启迪民族国家前行路径的历史重任。而对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千万移民，则别有深意。

怀特在《这就是纽约》中说：“纽约的居民都是些外来客，离乡背井，进入城市，寻求庇护，寻求施展，或寻求一些可大可小的目标。纽约的一个神秘特点就是有本事派发这类暧昧的礼品。”

说的是移民城市典型代表的纽约，其实也是深圳的写照。深圳的魅力，深圳的神奇，正在于此。

深圳是政治、经济、商业、娱乐、金融、民俗荟萃之地。在这样一个高度浓缩的竞技场上，挤满了企业家、证券商、买卖人、演艺人士、中产白领和流水线打工者，五方杂处，八面来风。每一个深圳人，都免不了与伟大时代、辉煌事功、奇人、奇事、奇闻发生感应。

千万移民——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承，不同出身背景，汇聚在这里，在碰撞中融合，求同存异，合而不同，美美与共，成为中国趋向大同的展台——这座城市公民的宽容、包容和兼容、豁达，不仅渐渐成为共性，而且成为必须，成为在多元中共生和谐共同发展的必须。这正是深圳最迷人的城市魅力之一。

“城市文化的活力来自多元化，而移民是文化多元化的主要源泉。”移民的大规模迁入，带来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急速碰撞和融合，促成了“从中国传统民间社会逐渐向现代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一种转化”。

移民文化的丰富多元，形成了深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兼容性。在这片松软的文化土壤上，香港文化体现的外来文化和现代商业文化获得横向移植，全国各地的区域文化在共生中获得转化，一种新的与移民社会相调适的兼收并蓄的城市主流文化慢慢生成。

怀特在《这就是纽约》中说：“纽约就像一首诗：她将所有生活、所有民族和种族都压缩在一个小岛上，加上了韵律和内燃机的节奏。曼哈顿岛无疑是地球上最壮观的人类聚居地。”这一点上，深圳正如纽约。千万计的异乡人带着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甚至国家、宗教信仰，在这狭长的地带上，展开碰撞和融合。深圳的宽容、自由，就成为城市天性。

城市的自由空气和宽松氛围，使这座城市提供了外来者实现梦想的机会。移民主体和陌生人社会，使这座城市没有包袱，轻装上阵，从无到有，大胆学习、借鉴、拿来、创新，相对宽松的创业环境，众多的创业机会，为各种人才和各色人等都提供了一个相对的公平竞争和自我实现的广阔天地及选择余地，吸引了全国五湖四海的人才和打工青年纷纷南下。

易中天在《读城记》里说，择业的自由也就是生存的自由，而生存的自由则无疑会带来身心的自由。尽管事实上深圳并非某些人理想中的“自由天堂”，但几乎每个闯深圳的人都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自由、解放、梦想、理想、创业，之为深圳的重要关键词，正体现了它的价值。这种价值的核心在于追求人的解放，人的思想的解放和潜能的释放，这无疑是深圳迅速壮大令全国

瞩目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新时期以来，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深圳具有如此丰富生动的内容和形态，深圳已经成为国内移民的重要目的地，成为中国继上海和香港之后另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深圳是全国的深圳，世界的深圳，而不仅仅是广东的深圳。深圳移民文化也正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与色彩，体现出更充分的多样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尽管深圳文化的差异性和混杂性还嫌不足；移民的族裔分布和文化背景还不够多元；在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同质化过程中，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吸收也还不够，但无论如何，深圳都是当代移民文化的一个动感地带，最具有创造性和最富活力的文化往往产生于此。

文学中的深圳，因此就具有了复杂性和国家的意志及历史的辩证在里面。这是深圳文学作品不可取代的意义所在。

文学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风向标，深圳本土作家和首先进入深圳的作家最早嗅出新生活的气息。1978年底，深圳撤县建市，沙头角、莲塘、罗湖等地首先引进外资，工业蓬蓬勃勃发展起来。1979年初，作家虹雷走访了深圳的近十个公社，记录了深圳起步的最初足迹：“去年5月以来，大批港商和外商争相在深圳投资设厂，来料加工和合资经营，初步达成协议的有50多个项目。来料加工的有如服装厂、毛织厂、高级皮鞋厂、手套厂、电子元件厂、丝（绢）花厂等；合资经营的印刷厂、造船厂、夏巴汽车装配厂和正在商谈中的炼钢厂、玻璃纤维厂、制氧厂、钢丝绳厂等，由资方出设备、资金、建材，我方出劳力、土地以及地方材料，将来按比例分成，分期还款，最

后厂归我有。”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深圳成了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作家刘学强满心欢喜地写出报告文学《龙飞蛇舞》，他目睹了蛇口的高效率、高速度，并悟出其背后的原因：实行官商分家等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试验；他还在作品描述了几位特区创业者的形象。像这样的本土作家还有林雨纯、张黎明、黎珍宇、梁兆松等。

国内知名作家纷纷南下，他们用精彩的文字记录了深圳特区艰难的创业历程。1983年，叶君健应邀访问深圳，写出《蛇口一日》发表于《人民日报》。早在1980年底，深圳特区建立伊始，作家陈俊年即抵达采访，目睹了这块土地上从偷渡成潮到创业者源源不断的一瞬间。1990年，特区建立10周年前夕，他写出了精彩的回忆文字《深圳初夜》。谭学良、陈国凯、朱崇山、韦丘、伊始等是广东新时期的代表作家，他们离开省城，扎根深圳，感受新空气，体验新生活，陈国凯创作出以袁庚为原型和蛇口开发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风起兮》；朱崇山创作了以梁湘为原型的长篇小说《鹏回首》；谭学良担任了第一任深圳市作协主席；韦丘、伊始等参与创办了《特区文学》。

30多年来，写深圳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举不胜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移民作家曾经产生过无法替代的四位现代派作家和一批作品，他们是刘西鸿、谭甫成、石涛和梁太平。《你不可改变我》《小个子马波利》《大路上的理想者》等作品，是国内文坛较早的现代主义成熟作品，也最早反映了深圳